



夜宿唐田

凌金位

我在董村跳下溪口至壶潭的中巴车后，就沿着筠溪向栖霞进发。一路上，不是山，就是树。当我走到栖霞坑与岭脚分道的地方时，回眸一看，见几公里之外的徐畲岩瀑布飘飘洒洒地挂在悬崖中。我油然想起了《四明谈助》中所记载的那段文字：

坑上有栖霞岭，从奉邑董村至嵊县唐田等处的路皆从此过。坑内多应姓、王姓聚居。两岩对峙，多竹木，夹溪逼视，曲突相错，为一村之门户。岩下溪水奔赴如雷，岩上众绿阴翳，不见天日。有巨石俯于溪边。可坐数十人，行者必于此乘凉、盥漱，移时乃去。出半里许，溪回路转，仰见徐畲岩瀑布摇曳空中，仅露其半，盖半为立石岭脚所掩也。

栖霞坑村前有一座风雨飘摇的大房子，掩映在竹林和杂草的苍翠间。荒凉的残所内处处弥漫着聊斋的气息。村里人叫它为“洽成祠堂”，祠堂大厅南面还竖立着碑记，叫“式毅堂碑记”。根据碑中内容得知，该祠堂建于光绪廿二年（1896），由王昌法、王昌灼、王昌满三兄弟所建，碑文文本由“湘波卢锦荣”撰写，字体是奉化光绪进士孙锵（1856—1933）的字体。大厅的板壁上张贴着旧时代的“捷报”，由于年代久远，“捷报”已经严重风化，其中有一张仍依稀可辨。祠堂的山门没了，原址上是一堆瓦砾。唯有高昂着的四马山墙与檐角间精美的木雕诉说着它昔日的辉煌。

下午3点，山沟里的阳光放肆地穿透残墙破瓦，从生的茅草在残阳下显得格外刺眼，给这些遗存的景象以另类的诠释。这座祠堂不论从建筑艺术上的精美还是文化上的内涵都是地方祠堂的经典手笔，即使它破败了也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

退出祠堂，跨过一座桥，在潺潺的溪流边又见一幢气势磅礴的古建筑。当地村民叫它“洽成”（后经考证“洽成”是房子建造者王昌法的号）。阳光从日月同辉双龙纹的瓦当间穿过，从青石窗的镂空花间扑落，从朱红的雕龙附凤的重檐间泄下，洒满整个古宅。润庄内一个幽暗的房间里还有一张做工精致的工字大。这些陈设都足以说明当年的王家是何等辉煌与富贵。“响遏行云横碧落，清和冷月到帘栊”，不知何人在润庄厢房木板上留下了诗句，意境空灵，略带伤感，引得我发思古之幽情。润庄里的老人搬出椅子，端来茶水，用方言为我们讲述着有关润庄的陈年旧事。

从栖霞坑村到唐田村有一条崎岖山路可走，这条路曾经有过它辉煌的历史。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古道渐渐淡出人们的视

线。山路果然像传说中的崎岖险峻，稍有不慎，会跌进溪坑，脸和腿很快被荆棘划破。下午5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夕阳被树叶剪碎，投在荒草剪径的山道上，显得神秘又诡谲。这时，我想请一位向导开路是明智之举。与我相伴的还有一条淙淙小溪，溪内有斗大的巨石，它们匍匐在溪中就是一只只蹲了上万年的怪兽。

行至半山，古道边有凉亭翼然，为一九九一年重修。我和向导坐在石凳上休憩片刻。

离开凉亭时，太阳已经落山，山谷顿时阴暗下来，心里涌起一种武松上景阳冈的豪迈之情。山径曲深幽奇，山树与怪石竞丽错倚，几可一一入画。两侧山林夹峙，俨如走进原始森林。真是野趣无限！到山顶，我向向导返栖霞坑，独自一人向唐田村进发。

唐田村跟栖霞坑有些相似，一条小溪穿过峡谷，峡谷间尽筑民宅，新房古屋，犬牙交错。村民说，这个时间村里再也没有通往外面的班车。走了一天的路，我也感到困倦至极，索性在此夜宿。在一个村民的引领下，找到了一家私人旅店，包吃包住一晚五十元。

安顿之后就洗澡。浴毕，困顿尽除。至餐厅时，店主已经为我备好三素一荤，一瓶啤酒。这里乡风十分纯朴，用的青瓷碗和竹筷。饭后，旅店老板带着我七弯八拐到一户人家，里面一灯如豆。推门而入，见一家四口正围着八仙桌吃晚饭，电视里正在放越剧《追鱼》。户主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他对我说，这幢房子叫“石板地道”，建于清代乾隆年间，200多年来曾经大修过一次。说完，主人找来一个手电筒，来到老屋厅堂前，手电筒的强光射向一块古旧匾额，我看清了“贡元”两字，左边竖写着“嘉庆壹拾九乡进士唐荣第立”字样，屈指一算这块匾额已有195年的历史。

翌晨醒来，打开窗子，山风吹来，顿觉神清气爽。洗漱毕，进餐厅。店主问我想吃什么，我说吃面条。话音刚落，店主往后门一闪，不见了。少顷，店主又闪进餐厅，手里捏着一把滴着露珠的青菜。他告诉我，青菜是自己种的，跟你们城里人吃的青菜不一样。“这青菜就是好！”吃着热气腾腾的面条，我由衷地夸赞。整装待发时，店主告诉我，通往外面的班车都已经错过，接下来最早一班是中午11点。“走出唐田吧，外面会有车的。”心中打定了主意。走出唐田一里，回眸看山村。她那清丽幽静的身影已经在我的视网膜上定了格。

人文 总第5581期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凭轩岳阳楼

樵夫

又一次登上岳阳楼。凭轩眺望，夕阳悬浮于洞庭上，辽远的洞庭湖水真的是波澜不惊，水天一色，天与水都被冬日的夕照浸映着，樯桅肃立，舟楫静泊，而眼帘的边际是岳阳楼鹅黄的翘檐和一座裙阁。

我静立于这座几千年的古城墙的名楼上。其实它的物理属性，不管经历了多少历史的风霜，都能在俯仰之间，清晰地把握。在两千年的历史烟岚中，它先后以“阅军楼”、“巴陵胜楼”、“岳阳楼”之名示人，它的外在形貌再怎么变化，也是在须臾之间就能在大脑中重新规整出来，包括现在的一切布局，包括现今修葺一新的岳阳楼，都是烦劳一下大脑或举起相机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握。这座千年名楼的建筑是精美的，色彩艳丽的主楼，楼通高近二十米，宽十七米多，进深近十五米，楼的主体与构架都为纯木结构，以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的建筑形式构成楼宇主体结构，其建筑特点是：整个楼宇由四根直径四十六厘米的楠木金柱、十二根廊柱、二十根檐柱支撑；灰顶屋面；三层飞檐翘首凌空。但是，如果把这种物理属性一一拆开，就建筑本身，它比之宁波保国寺逊色；就楼宇气势，它也比不过黄鹤楼；就高贵，它远不及滕王阁。但天下之楼，仅眼前这座岳阳楼让我时隔几年后就再次登临。我现在知道，这不在于它的建筑美，而在于氤氲在它身上的那种撩拨灵魂的气质。

岳阳楼的美已经超越了它的建筑本身，我，不管身处遥远的何方，它都仿佛一根情感的脐带牵连着灵魂的生命。岳阳楼是适合于独悟与静思的。这次，独登岳阳楼，感同身受地想起杜甫。在登临前，胸膺已如一眼幽深的井，注满了无尽的情思。我阅读了几乎所有登临岳阳楼而生发感叹的诗文，的确，仅杜甫的诗让我愁肠百结。看过孟浩然、李白等等贤士骚客的诗文，他们的眼界仿佛眼前那些船舶，还是大多停泊在烟波浩淼的洞庭湖水上。而杜甫的《登岳阳楼》，在历史千年的时光烟雨中，那是千古绝响。“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默念着这首诗，沉默，神伤。就在这之前的某日，我在成都的杜甫草堂拜谒过这位诗圣，那凋敝破漏的茅屋草堂让我长久地凝思。这位忧国忧民的诗人在这草堂度过了七年光阴。离开草堂，撑着一叶生命的孤舟，一路漂泊，来到让他神往的岳阳楼。这位诗圣从入蜀开始，就几乎过着清苦而潦倒的生活，潦倒的史证是，他的两间茅屋都是在友人资

助下建起，他已是无力为自己搭一间栖身之地，命尚不及一只小鸟，一只小鸟都可以自由自在拼己之力，为自己衔枝作窝，而杜甫不能。漂泊到岳阳时，他的境况更凄苦不堪，体衰多病，使得他五十七岁就仿佛苦撑着生命的忽明忽暗的一盏豆灯，他的生命已快走到了尽头，事实上残酷的是，他登临岳阳楼后不到两年就孤死在岳阳的平江。

抚摩着眼前光洁的窗棂，我不知道，当时间倒流，那个诗圣是否也静立在这儿，空间与我重合。此刻，我默诵着他的诗，想象着他的凄苦境况，直想落泪。登上岳阳楼，那种旷远阔大无边的景象让他高兴，“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洞庭水在他眼里是何等壮阔，而自己的境况是如此凄楚，“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但纵然是这样，他也没有凄怆落泪，而让他凄然泪下的是“戎马关山北”。他亲历了大唐皇朝经“安史之乱”一击，他看到山河满目疮痍，人民凄凄惶惶。他想到这些，才老泪纵横。这是何等的胸襟。

岳阳楼在尘世间仿佛一块巨大的磁铁，它总是吸着那些还藏伏着灵魂的铁屑。人活着，让人快乐的元素，物质一定是其次的，精神的高洁与灵魂的独醒一定是更为重要的。在时光匆匆中，现实中的俗事太多地牵扯着我们的目光，灵魂被遮蔽着，再怎么用力，也难以揭开那一层厚实厚重的云翳。在目光已没有一点神性时，在灵魂茫然失措时，我就会奔赴岳阳，登临这座千古名楼，不为炫耀，只为灵魂自身。

我已经能背诵《岳阳楼记》了，这是范仲淹为后世留下的永恒珍宝。物质皆朽，唯其永存。我凭轩静思，当年谪守巴陵郡太守滕子京，在修葺岳阳楼时要不是把“古圣今贤”诗文镌刻于岳阳楼上，要是这位太守请的不是同为谪守河山一隅的范仲淹，岳阳楼就不是今天的岳阳楼。历史总是会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丰富我们的精神。这篇让岳阳楼声名鹊起的千古奇文，区区才三百多个字，但却写得恣意汪洋。临楼眺望洞庭湖，没有什么人不会在阴雨绵绵与风和日丽时，产生不同的心情。但范仲淹相信一定有一种人异于这两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一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微斯人，吾谁与归？”

静立于窗前，望着辽阔的洞庭湖水，歆歆着，泪水已盈满双眼。



配图 刘雄飞



余秋雨：记忆文学

91

我没有手机，马兰只好给正在与我见面的两个朋友打电话，叮嘱我千万不要回家。两个朋友陪了我一会儿，又各自有事走了，我只得像一逃犯一样在外面踟蹰。夜已经很深，我知道记者没走，镜头没走，我妻子一人，苦苦支撑着。

直到下半夜，妻子在门内对记者们说了一段话。

妻子说——

夜已经深了，我关照了丈夫，不要回家。我是为了保护他，却不知道他现在躲在哪里。他的年纪，已经不轻。我建议你们走到走廊那头的窗口，看看头顶的天。天上，汶川的七万个亡灵，还在看着我们。谁在捐献，谁在诈捐，谁在诽谤，谁在诬陷，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对着那么多亡灵说假话、做坏事的人，天地不容。我不明白，中国遭受那么大的灾难，为什么还要给救灾的人制造那么大的灾难？你们到底在听谁的调度？

妻子说完这段话后不久，记者们陆续走了。当然，也可能是他们实在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蹑手蹑脚回

家。这时天已经蒙蒙亮，妻子将我一把拉进门内，怔怔地看着我，很久没说话。

两个月后，三个图书馆准时开张。我没有参加开幕式，怕那些人又来闹出新的事端。

让我高兴的是，世上还有一些高贵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一切。王蒙、余光中、白先勇、张贤亮、刘诗昆、冯骥才、贾平凹等文化巨匠闻讯后纷纷为三个图书馆亲笔题词。三个图书馆不大，但是学生们在看书的间隙如果抬起头来，就能直接面对那么多重要的笔触。这种福分，在其他再大的图书馆中也很难得到。

图书馆开张的事情，少数报纸有简单报道，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广大网民记住的还是那两个字：诈捐。

图书馆开张一个月后，2009年10月，网上有人评选“中国最差作家”，我因“诈捐”而名列前茅。我看到台湾中天电视台报道这一消息时播出了我的照片，下面跟着四个大字：“诈捐作家”。

对此我并不生气，却担心“诈捐”的恶名继续扩展。因为那些人的目标远不仅仅是我，而是整个五一二，所有的中国人。

如果能让“诈捐”的恶名结束在我身上，那就好了。

想起了730年前的历史。我的祖先余玠组织的钓鱼城保卫战，坚持了整整36年之后终于失去了继续支撑的力量。守将王立站出来：“我可以打开城门，但你们决不可以屠城！”

今天我也要类似的话：你们可以说我“诈捐”，但千万不要继续追查和污辱其他中国人。中国人在这次地震中的表现在很棒，世界上其他地方又发生地震了，你们可以去看看。

最后，还有三件小事要顺便交待一下。

第一件事，我终于见到了寻找多年的小何老师。原来，浙江杭州有一家小报发起了“收集老照片”的活动，宣布谁能提供一张有意思的老照片就能赠阅该报一年。一位老太太给他们去信问：“我有余秋雨先生七岁时的照片，你们要不要？”她就是当年的小何老师。报纸刊登了童年时的我，我也就找到了老年时的她。

我赶到杭州去看望时她正患目疾，戴着墨镜。她一见面就带着极为抱歉的口气说：“秋雨，我当时自己才小学毕业就教你们，实在很不合适。”

我说：“不，小何老师，您很合适！我毕生有关阅读和写作的全部快乐，最早是您给我的。您还记得那个最小的图书馆吗？”

“那记不得了。”她说：“我只记得，你是全校最干净的孩子，每天都是雪白的衣领。”

我说：“这是我妈妈的功劳，我也记不得了。”

小何老师拿出水果要我吃，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说：“小何老师，我长大以后一直在心里嘀咕，你们当时教书，薪水是多少？够用吗？”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丹